

文化浸润北京治水事业

——水战略与水文化研究所 马东春

记得那是仲夏季的一个中午，永定河边，骄阳似火。

2012年的这一天，我们怀着肃穆的心情，奔波辗转，来到这里，寻找它的存在——历史记载，公元250年的三国时期，曹魏的靖北将军刘靖为屯田守边，在蓟城（现在北京城的前身）附近修筑灌溉工事，开辟稻田，卓有成效。

1800多年前的这一水利盛举，是在高粱河（今永定河）上修堰开渠，引水灌田。堰叫戾陵堰，渠名车箱渠。当时开辟水田2000余顷。公元262年，戾陵堰重修扩建，灌溉面积也扩大到了“万有余顷”。

不断寻觅，工程的遗迹穿越时光静静地隐秘在土层里，望着我们“这伙人”的到来，测量、画图、拍照，一通忙活。我们也在寻觅中与这位“沉睡的巨人”对视，感受着久远历史的脉动，遥想着那千人修渠的宏大场面，仿佛看到大渠通水后，河水的奔涌向前，人们的欢歌笑语，以及沿线稻谷丰收的景象。

由于永定河不羁的性情，汛期河水暴涨暴落，加之当时的工程技术条件有限，戾陵堰和车箱渠的兴利时间并不长久。但在那个时代，这堰、这渠却是古代人民对永定河兴利的探索，是智慧、创造和实践的结晶。正是这一次又一次努力求

索，才让我们一步一步发展向前，而它也成为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十多年前的田野调查让我至今印象深刻——这是当年我们开展的北京水文化遗产调查项目的一个小片断。2012年，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工作全面展开，北京市在水务普查工作中加入了水文化遗产调查专项普查。我所在的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承担了这项任务，我也有幸参与其中。

当时的工作目标是对1950年以前建设的水文化遗产进行系统调查、分析整理和深入研究，内容涵盖河流湖泊、汤泉古井、水闸洞渠、桥梁堤坝、园林塔建、庙宇祠堂、石碑石刻、古城村镇，以及仓库、水厂、沉船等多个方面。

在调查和研究过程中，我们查阅了大量史料文献，结合多次田野调查、现场勘察、专家研讨、分析论证，从“水”的角度调查各种文物和遗产，分析了水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挖掘了北京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时代的水事成果和水文化精髓。

这次调查在全国是首创之举，为全国水利系统做好水文化遗产保护的各项工作提供了经验借鉴。调查的成果，体现了历史上各时代人们在图腾崇拜、祈雨祭祀、生产生活、娱乐休闲、生态保护和复育等方面的水事活动和文化传承。

水文化遗产调查摸清了水文化遗产的“家底儿”，掌握了水文化与城市发展的脉络，也让我们了解了水系的变化和

过程，通过探寻历史的发展规律来启迪当今的治水工作。

水文化遗产调查还促进发挥水文化教育功能，使其成为人们了解水和人类文明发展关系的重要渠道。2013年，《中国水利报》对我们的成果进行了报道。

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她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00多年的建都史。北京的水文化遗产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因水而生”“因水而兴”。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北京的治水事业更是飞速发展，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进入新时代，北京水务工作在“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建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与保障作用，北京水文化建设也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北京水务人在推进首都水务工作全面发展过程中，不断增强文化自觉性，积极推进水文化建设，在水文化的挖掘与整理、水利遗产的调查与保护，以及水文化的传播和教育等方面都开展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服务中心，既丰富水务人的精神世界，又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水情教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也以水文化遗产调查为起点，持续研究水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并在2009年和2019年分别对水生态系统及其生态过程中的文化服务价值进行了定量评价。2021年，我们还承担了首都功能核心区与三山五

园历史水系恢复的前期研究工作，通过研究提出建议，在传承中形成新的水文化亮点，体现新时代风貌。

近几年，围绕大运河文化、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了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的要求。2020年11月，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还特别强调了“统筹考虑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水文化和岸线等多方面的有机联系”，把水文化列为河流综合治理需要统筹思考的重要内容。这些思想是今后推动水利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遵循。

让文化浸润北京治水事业。在做好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文章的同时，讲好水故事，进一步加强水文化建设，就一定会让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古城更加美丽、充满生机，为此我们将继续努力、贡献力量。